

永樂大典

百二十四

228651

卷 二〇四	卷 二〇三	卷 二〇二	卷 二〇一
酒字	酒字	友字	友字



7
12
00
T.1

注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其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在左。靡而已矣。文選揚雄羽獵賦。神聖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以為朋。文選序。太姬公之籍。孔子之書。與日月俱出。人倫之師友。譬偶子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性理會元師友篇。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學校不古存。聖賢不古差。而天下學者。師非其師。友非其友矣。古者黨有序。遂有序。國有學中。和孝友為之。教詩書禮樂為之。進士之由。於學校者。皆知師之可尊。友之可敬。薰陶親炙。至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非學校之功歟。愚故曰。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者。此也。三代衰。學校廢。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七十子握水於杏壇之下。聖人兩之師。顏曾為之友。求退由進。師遇而不及。一經鑽鑿。皆為成德之士。豈非聖賢之力歟。愚故曰。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者。此也。自孟喜背師。而天下不知師。鄭寄責友。而天下不知友。藉湜師韓子也。不能保其不叛。柳子厚友崔李也。意向稍偏。則甘心捨所學。以從彼焉。愚於此益嘆夫學校之不古存。聖賢之不古若也。吁。周子通書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以

求人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藏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
為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
友。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徒出也。其丁寧
之意。曰。夫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此處恐更有由
師友字屬下句。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重此樂。人
亦少知者。朱子語錄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
二十分工夫。自用契刀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
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陸象山語錄。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
己見。便是恣情縱欲。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
是悠悠泛泛。愛眾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
之於師友。其切如此。劉夫適言。或莫無嚴師畏友。曰。非無也。未之見也。有
嚴師教亦不行。有畏友諫亦不入。近世流俗之患也。徇俗而忘己。從流而
失止。斯師友已何嚴畏之有。黃庭堅豫章集。答何靜翁書。今世民之師
帥。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故學者不知重
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尹和靜言行錄。學問須是要從師。然賴
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

曲論雖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孟子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子曰。吾已之者也。子思之事也。人所敬也。事代者所使也。史記世家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故辟俊貌至。西漢會要平帝即位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西漢書名臣贊。董仲舒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存夏。東漢書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詰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惡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李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位長樂少府。王烈。太原人。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三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黃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器業過人。難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烈察孝廉。三府辟並不就。北史後周寇雋爲鎮東將軍。西安縣男。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雋結友。每遣光。常言移旦。小宗伯盧辯以高業行俱崇待之。以常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雋燕語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唐撫

言韓文公名播天下。手翔張籍。晉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
 近有李翱張籍者。從予學文。翱與陸儔負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
 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
 郡人黃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嘗親盧肇為辟服。別強之而去。蔡實錄
 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僕為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為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魏鶴山梁陽雜
 抄曾大清之子仲躬達嘗從震澤王頴信伯仲躬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
 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
 友者。宋史名臣言行錄。歐陽公試進士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
 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送相師友。畢士安傳。士安少好學。事
 繼母親氏。親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文如鄭。得楊璞韓玉。劉錫禹
 反。性理會元楊中立撰游定夫墓誌云。元豐中。子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
 之門。有友二人謝顯道。公其一也。先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
 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之。其後
 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
 此。其所造可知矣。金史完顏陳和尚傳。和尚兄糾烈為元帥。辟太原王

涯而經歷。涯字仲澤。文章翰墨。典雷淵李獻皆相上下。故得師友之。彭汝
鶴鄧陽。集彭汝鶴親師友奏議。治亂之機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俱
其始。其始正無所為而不為。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
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其人。陛下威德至行。侍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
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高下深淺。大小近侍遠護。儒臣勸講。其見聞可
謂甚時。耆艾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文學者非徒出入於口耳
之謂也。聞乎其言。時見於其行。得乎其心。時見乎其外。今臣下所誦說。陛
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所得也。固甚善。若
猶未也。是為名而已。是為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通英之講。隔於內外。見
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
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進而與處者其誰。與其使舍
者誰乎。其婦女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閑之日多。善
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
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
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德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滿之士。間於其間。
聞安與俱。言勸使相接焉。間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裏。間以所疑而無

隱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者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允辭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往理會元漢唐師友或得或失。漢唐以來師友之道無復三代。版師者有人。責友者有人。以至後堂絲竹之娛。結綬揮冠之譽。師友之義安在哉。獨一董仲舒猶有得於師友之淵源。諸葛孔明猶有得於交遊之規畫。其學術事業僅有可觀。是亦存一二於千百也。王通自附於聖人。而門人重常自比顏子。平日講貫果為何事。異時禮樂之問。口呿而不能對者。即前日河汾之門人也。而師反更相稱名。自比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後世師友之道不明。自師友淵源之學不傳於聖門。官師相規之風不見於治下。故平居暇日。學者無以爲成德之助。而出焉世用無以警其累官曠事之失。誠爲可觀。嘆有如魯兩主面說之譏。非不足以嚴叔孫通之失。韓國曲學之言。非不足以救公孫弘之過。而利祿之念。鋼於其中。雖其言之切中。有不暇改矣。韓昌黎之門人。若籍溪輩。固未能保其不叛於師之言。乃若柳子厚之責交於反者切矣。何焉而富貴利達之念一動。詎附匪人。雖平時之所講明者。旋失之矣。蓋嘗謂後世師友切磋之義。僅見於王通之門。僚友規益之事。獨諸葛孔明深得古人之意。彼其講道河汾。房杜諸公。親承議論之末。

異時輔正觀之治。皆無愧於王佐之才。下而董賈仇程之流。亦能為寡過
謹飭之士。不可謂非成就之功也。故師友切磋之義。尚有存焉。孔明高宏
雅量。曲意諮訪。初交則平。屢問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啓發。前指攷於幼穉。
後從事於偉度。故僚友規益之風。猶有遺焉。執事有感於師道不立。反誼
日暮。講擇不精之故。而高之德憂。切謂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則求之有餘
師矣。竊詩讀書。是謂尚友。則求之有餘友矣。孔門師友淵源之粹。嗟
太沐浴之上。從將三千。達肖七十。升堂者有人。在笈者有人。而顏曾獨以
高弟稱。豈非知所以用工於克己之地。而有真見自得之學耶。吾嘗求之
夫子所以稱顏子之好學者。不過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曾子平日之所
得。不過三省吾身。戰戰兢兢而已。夫怒之不遷。過之不貳。不過一謹飭之
士。臨深履薄。兢兢從事。亦非有大過人者。而其所成就。乃爾耶。噫。二子之
師友淵源。吾固知其所自來矣。昔者夫子削迹於衛。伐木於宋。陳蔡之厄。
弦歌自如。有過必知。自以為幸。則夫所謂不遷怒。不貳過。與夫終日之間。
三省其身者。豈非得於董陶漸染之素耶。孔門師友相規之益。吾夫
子設教沐浴。遊其門者三千。其後而切磋琢磨之功。未嘗不見於樞衣趨
隅之際。異時有子一焉。速賓速朽之語。則是非夫子之言。隨即正致。子夏

一有喪明之夫。其過而數之者。曾不少貸。是何聖門講學。無非進德之機耶。噫。窮而在下。則為朱泗之講學。達而在上。則為禹臯周召之贊襄。是或一道也。宋朝群公。師友之益。我國家崇尚儒術。自石介執杖。優以侍孫明復。而師道始尊。自九老退居洛。邵康節以布衣從容其間。而反情始密。自是而後。有胡安定。建湖學。以叔門人弟子。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道。二程先生。接聖賢正傳。以開明復學。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益。故遊安定之門者。無非執說之賢才。而從二程學者。其醇厚之氣。望之可知。其為先生門人也。師友之有益於人大哉。唐柳宗元集師友箴。其言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矣。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反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反。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敢以兩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反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才也久死。此以才與世。皆為二人。可作。惟吾不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焉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歸乎友乎。敬爾無忽。唐僊言社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度。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狀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教

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標次。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
嘆。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禪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
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蒼花落。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知遠才親絲器。子雲識字終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不須問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又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
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饑。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
錢。及度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誅度也。宋劉復村某師友六言。聞諸
師者本同。取之反者亦公。高才有出象外。精義不離箇中。南渡大儒管見。
西山先生正宗。賦偶聲律會元之序。諸君勿疑。後元於式。金蘭
切從。軒眉四山。益者三而。時物公問而因。故自情。恨太倉文而誠如
所先。惟求有餘者歸而學。豈能自守者莫其父。彼能誨我以有。我
不執其而揚其。責得重家之蓋。身家頗直之疑。其端備而善防。後切
切以相規。首重尊嚴之德。先求主理之資。以其主善教後於於式。以
其視學益助於切規。沐浴聖門游夏宜仲舒之足。揚清世俗荀陳宜先
禮之焉。時以得款款名。執禮之問。永其責善。美先登道之同。當務大子

擇善者而從之。夫政孟軻其取之必端矣。體字欄江網。身信。隆統。父序。
顯寶。淵源。德義。舌誘。相親。賦。司。雖。名。無。利。導。交。遊。之。途。臨。然。有。味。居。
聲。義。之。現。服。然。後。專。事。以。五。實。取。之。必。端。端。端。因。言。况。新。居。之。中。是。
乃。二。人。而。州。源。之。外。他。非。我。師。不。必。群。儒。處。訪。而。列。則。如。臨。不。必。先。生。
與。言。而。端。則。必。取。一。賢。問。之。項。在。聽。嚴。規。一。漸。厚。之。徐。如。
交。善。出。味。事。實。并。辭。模。範。如。在。誦。由。行。教。治。指。仲。旅。庸。父子如

師友

樂菴語錄先生自切講明道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竹
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自取六經論孟讀之。每坐則焚香酌
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孜孜不休。

伯仲為師友

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親如師友。
宋名臣言行錄陸九齡兄弟皆志古嗜學。隱居從容。議論道義。間間侃侃。
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其所以成德資取者非一端。然家風遠
珍封植之功為多。

情兼師友

南史王錫傳。梁武帝敕錫使入宮。賓
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

賓

友

孟子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
羹未嘗不飽。盍不欺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

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左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古人。公乃入。言。生乃出。食乃食也。故食。偶飯也。不收不飽。欲賢者之介也。花氏曰。注曰。天祿。祿曰天祿。祿曰人祿。言大所以所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名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戚室。亦饗舜。遂兩賓主。是天子而反匹夫也。而王也。舜上而見於帝也。雖金也。禮。長父曰外第。謂我第者。吾謂之甥。先以女妻弟。故謂之甥。戚室。則官也。先合齊於則官而既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責責。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責責尊賢其義一也。責責事賢。官事之宜者。然官所任如責責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及匹夫而不知。以匹夫及天子而不知。此先齊所以為人倫之至。而此言公孫也。誠一也。

分祀漢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各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類說魏武帝為北君大傳。孫策漢高晉宣帝前或為四明公。廣及東漢書諸葛恪傳。恪字元遜。大將軍瑾長子也。少有奇才。機辯警速。朝議如流。英與為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頸。廣額大口高聲。雖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傳太子登講論道義。

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部尉。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年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父友** 禮記見父之

不執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人之執。可以來其年。不可以去其年。父之齒隨行。束漢書馬援傳。援有瘞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

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書林市朝漢陳蕃年

十五。父反。辟勸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擇酒。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勸乃知其有清世志而慕奇之。魏帝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之。問伯槐曰。

伯槐先是否。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執友** 晉書王遵傳。時元帝為郿王。與導素相稱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

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與同執友。潘岳陽筆談曰。余以頑蔽。復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心也。太平廣記張說之。建岳州也。常鬱鬱不器。

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排擠。蘇頌方當大用。而張說與梁善。張因為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頌。誠其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以

忘日齋書至順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早客至。多說先公察舊。順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上對。大陳說忠貞塞得。有勳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淹滯於遠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革嗣立。張庭珪實曾嘗以譴逐。歲久因加甄叙。頗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即氏後錄柳子厚記其先友而父墓誌。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

故友

禮記親者

無失其高親也。故者。無失其高故也。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史記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賂賂。已行三十步。王反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反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范雎與魏齊言曰。子所以侍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王與魏蒙事實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目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漢書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訪之。嚴國侍焉。三聘而後至。引入論道舊故。固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隅。如通以眠二。河通也。於是達舊反四人。

後遂爲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莊好直言。當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公。公歎曰。是我所以責德州者也。及原死。公哭之甚哀。自德淵。呂公之蓋反。公不幸。公復於何間過。諱者美之。位大司馬。鎮江志梁劉遵。晉安王判南徐。導爲治中。甚見賓禮。大同元年卒。王禹皇太子深悼惜之。今日。吾昔奉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鷗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拔履忠賢。揮揚文史。蓋者三友。此實其人。典刑孫公甫。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絳爲具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莫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絳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間公絳所薦也。數据欵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而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屬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公遂上奏。語歸謝顯道。見河南大子諱而歸。尹和靖送尚。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眼爲頭者。方其眼也。賴已。僥得助力強盛。一旦焉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大子。大子曰。可謂益友矣。唐柳宗元進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序中所謂先聲後